

含车内 play、口交、手淫、不应期强制、骑乘，注意避雷。

想看车可直接定位 03#/04#

05#事后不负责预警

01#

液晶的屏幕定格在「大获全胜」四个字。

短促的欢呼、释然的长笑。纵使不是夺冠，在附加赛 bo5 打下胜利，才给了 oph 打季后赛的资格。紧绷了几个小时的空气终于松动，方才染上愉悦的气息。

奈布不是很疲惫，但是长时间的压力确实让他有些喘不过气，双肘撑在桌上，有些愣神。直到教练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「我们赢了」，才缓过神来。

「……你们先回基地，我还有事要处理。」

四人早就习惯了这种模式，每比赛后，奈布总要做设备交接的工作，而这个工作往往也很耗时，毕竟还要签字。流程谈不上麻烦但也没什么必要，至少奈布是这样想的。

待他再回到休息室整理，预想是空无一人。他揉了揉有些发沉的眼角，推开门——现实却是一个灰色的身影鬼鬼祟祟地正要离开。

「卢卡。」奈布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。

「哇啊！队、队长！我卫衣落在这了……」卢卡被这冷不丁的一句称呼吓得丢了魂，手里的卫衣掉到地上，转头才发现是奈布，倘若卢卡有尾巴，这刻必定早都翘到天上去了。

「这个点不好打车了。」

卢卡本来是想自己打车回去的，谁曾想就拿个衣服还能碰到队长，简直是阴魂不散。他看了看休息室的钟表，好像不止是奈布，时间也没给他打车的选项。

奈布的目光扫过卢卡略显紧张的脸，又落到他手里的卫衣上，沉默数秒才淡淡开口：「走吧？我带你回去。」没等卢卡反应，已经转身拿起自己的外设包，示意他跟上。

02#

卢卡发誓，如果时间能倒转，自己绝对不会再回去拿卫衣。打开车门的手还在微微颤抖——他与奈布独处的时间确实很少。

他几乎是把自己塞进副驾驶座的，动作带着一丝僵硬。若不是奈布说「这样更安全」，他本想去拉后座的门。

把自己钉在座椅上，呼吸也放轻几倍，只祈祷奈布能专注于开车，把自己的存在给忽略掉，最好把自己当空气。

车内的沉默只伴随着挂挡、拉手刹的声音，卢卡僵硬地坐直，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。倒不是有多紧张，只是队长这个人太冷冰冰了，自己实在不敢开什么玩笑。

车里只剩下引擎低沉的轰鸣声和空调单调的嘶嘶声，还有——奈布平稳到几乎冷酷的呼吸声。卢卡死死盯着无意识绞在一起的手指，渴望路程能早点结束。

事实证明，卢卡确实没有很紧张，奈布的沉默似乎带低了车内的气压，冷得卢卡不禁颤抖。

「……冷吗？」奈布微微偏头，发觉卢卡的颤抖便关上了车内的空调。他确实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只好尽量关心队员，一是为了不至于把自己塑造成「冰山」形象，二是为了不把自己与队员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。但是，很明显，他两点都搞砸了。

卢卡没有回应的欲望，内心默默惊讶，继续咀嚼着奈布的那句「冷吗」，不禁偷眼瞄向奈布，渴望得出「他在关心我」的结论。

几乎是审视，卢卡自上而下地看着奈布，侧脸、下颚、喉结。

目光不受控制地向下，卢卡的呼吸一滞。

奈布穿着的是一件几近纯白的裤子，面料并不算是特别厚实。此刻，在腿根交汇处紧绷的布料之下，清晰地、不容错辨地——隆起了一个极其明显的弧度。

卢卡似乎终于从干燥的空气中找回自己沙哑的声线，他听见一个近乎气音的声音从唇齿间溢出，轻飘飘的：

「队长……」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几乎无法连贯起来。「你、你……硬了？」他像是用尽了所有力气，组装着字符，才说出那句他自己都不敢想象的话。

「是……是因为我？」

「……嗯。」回应他的也只不过是对方从喉间挤出的气声。卢卡对奈布的看法在此刻瞬间崩塌，他才知道，队长对他根本不是一般的情感。

奈布没有否认，也没有移开目光，而是慢慢地将车停在地下车库。卢卡纠结的要命，当下确实到了基地了，路程如他所愿结束了，但是卢卡却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机会，即使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被这样的目光注视着，卢卡感觉自己快要烧起来了，这样的气氛甚至比刚上车的低气压还令人窒息。

「队、队长……」卢卡内心并不讨厌奈布，甚至有些情感，只是因为奈布过于冷漠，卢卡便也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03#

只是现在，他实在不想让奈布再变回那个「队长」了。几乎是一瞬间的思考，他解开自己的安全带扣，身体因为冲动而微微发颤，几乎是跌撞着从副驾驶位俯身过去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必死的决心。

「队长……我、我帮你吧……」几乎是凭着本能，手拉下奈布的裤子，奈布早已怒张、顶端渗出湿亮的性器弹出，直直地挺在那里。

奈布没说什么，只是拉下帽檐，不鼓励，也未施压，似乎没什么情感倾向，只是这样的行为就已经偏袒了卢卡的做法。

卢卡轻轻含住前端，滚烫的触感和微咸的腥膻气息瞬间侵占了鼻腔。他生涩地模仿着看过的零星知识，舌尖笨拙地舔舐过顶端渗出的湿滑，试图将更多的柱身纳入口中。

「唔……」一声极其压抑的闷哼从头顶传来，卢卡从未听过奈布发出这种声音——不再是冰冷的语气亦或是冷静的论断，而是实打实的呜咽。

压抑的喘息再也无法控制，不再是闷哼，逐渐变为「哈啊……」的短促而沉重的呼吸。随着卢卡每一次用力吞入、甚至用喉口挤压柱身，都让奈布更失理智，脑中只有一个想法：「……我要射了。」

卢卡的口腔很温暖，奈布忍不住多待一会。他能感受到身下的少年正在努力地取悦自己，也能感觉到他动作逐渐费力。

卢卡确实快受不了了，口腔一直被填满的感觉实在很难受。

「卢卡……停、停下……」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，带着粗重的喘息，「至少不能在这里……」卢卡抬起头，口中骤然空虚，带出来一丝银线，脸上仍是未退去的情潮——奈布帽檐下的那半张脸被看的清清楚楚：紧咬的下唇泛着白，喉结剧烈滚动着。

「卢卡、先下车……」

04#

卢卡心知肚明，那句「先下车」不是赦免、不是拒绝、更不是不负责任。他胡乱地抹了抹嘴，打开车门。

奈布几乎是半拖半抱着卢卡。卢卡被拽的踉踉跄跄，一半是因为刚才的口腔刺激，另一半则是因为奈布此刻发出的极具侵略性的气息。

——胯下尚未消退的坚硬灼热地顶着卢卡的小腹。

奈布早就失去了常日的冷静，开门、把卢卡拉进自己房间、锁门，一套动作一气呵成，随后便把卢卡抵在门上。

「唔……！队、队长……」毫无征兆的，奈布就这么吻了上去，死死扣住卢卡的后脑。「别叫我队长，叫我的名字，卢卡。」

「奈、奈布……！」卢卡的声音抖得厉害，带着情动的哭腔。奈布愈发难以忍受，再次狠狠吻住他，同时那只在衣服下游走的手继续向下探去，握住卢卡同样早已硬挺的湿热。并非技巧高超的抚慰，奈布用他粗糙的指腹套弄着卢卡的性器，引得卢卡一阵痉挛。

「不、不要这样……奈布，求你……」卢卡语无伦次地反抗，瘫软在奈布的怀里，只得徒劳的抓他背后的衣服。奈布看着卢卡因情欲而涨红的脸颊，指尖恶劣地摩擦过前端的小孔。

「呜呜！……奈布，要、要射了……」

每次套弄都精准碾过那个最为敏感的地方，每次摩擦都带出黏腻的水声。奈布看着怀中人沉沦的模样，更加坚定地撸动着手中的性器。

「哈啊……！」卢卡突然弓起腰，随后便是一阵黏腻着在奈布的手上——他射出来了。

可是奈布并没有要善罢甘休的打算，轻柔的将人拦腰抱起，放在床上。吻上他，刚刚用作抚慰的手正恰沾满了卢卡的湿热体液，奈布毫不犹豫地将手探向那紧闭的入口。

卢卡轻哼着，喘气的速率逐渐加快，体内的异物存在感极强，完全不是说省略就能省略的。随后到来的便是第二根手指。奈布没有耐心开拓，与其说是开拓，更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侵犯强行开辟道路。

「疼、奈布……疼……」他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
奈布忍不下去了，他自己还想再忍忍，但是身下的硬物说不行，渴望立马就能把眼前的人操干，便不再增加手指，就着两根手指随意抽插了几下，甬道内几乎都是卢卡自己的产物。

「奈布，真的……」奈布打断了卢卡说的话，「看着我，卢卡。」卢卡泪眼朦胧地对上奈布炽热的眼神，他鬼使神差地抬起手，圈住奈布的脖子。

「奈布、我还在不应期……」

「……卢卡。」

「我、我自己来……」

卢卡翻过身，跨坐在奈布身上，撑着他的胸腹，正对着坐下去，瞬间感到的便是一股刺痛。

「唔……！」后穴的刺激逼迫着卢卡再次硬起。

「放松，卢卡……」奈布感受着对方内壁的紧致，不再犹豫，狠狠压下卢卡的身子，将剩余的部分一次性撞入最深处。手又覆上他再度勃起的性器，富有技巧与力量地再次撸动。

卢卡几乎是神志不清地上下运动着，前端正被狠狠地撸动着，后穴深处那一点也正被不断撞击着，卢卡只感觉自己像是被架在火上烤，又像是被抛上云端，嘴中挤出一句话：「要、要去了……奈布……啊——！」

卢卡又一次射在奈布手上的瞬间，奈布用力往里撞去，似乎要把囊袋也撞进去才安心，终于射在紧致的甬道内。

05#

房间里只剩下两人粗重的喘息声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情欲气息，将两人紧紧胶着在一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奈布才从那极致的快感中反应过来，从失控的释放中找寻回一丝清明。他撑起手臂，将自己施加在卢卡身上的重量移开。

房间里沉默比车上更甚，但却不是低气压，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虚空。只剩空调运转的声音留存在房间里。

卢卡背对着奈布，他能感受到背后的视线。那缕视线不再炽热，而是有着沉甸甸的重量。刚刚自己主动骑乘的勇气完全消失不见，只剩下事后的怯懦。

奈布的视线看回卢卡身上、脊背上、肩胛上，满是自己失控留下的痕迹。他应该做什么？道歉？那句「看着我，卢卡」犹在耳边，却再难说出口。

只是轻叹了一声。

不久，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水声。

卢卡听着水声，紧绷的身体终于松懈下来，奈布的气味还萦绕在他身边，时时刻刻提醒着他刚刚发生了什么。

他帮了队长……然后被队长做了更过分的事。

「别叫我队长，叫我的名字，卢卡。」是啊，他叫了奈布的名字，在那种情况下。

水声渐渐停止，卢卡连忙闭上眼睛装睡。奈布从浴室里走出来，没有走向床边，而是径直走向衣柜，背对着卢卡翻找衣物。

奈布再转头，卢卡睫毛控制不住的轻颤，他能明显察觉到奈布带着审视意味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，冰冷而复杂。

奈布换好干净的卫衣和长裤，又变回了那个一丝不苟的「队长」，走到床边，他没有坐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眼前装睡的少年。

「天快亮了，收拾好自己，回你房间。」声音顿了顿，补充了一句「……今天上午的训练复盘，不要迟到。」

卢卡缓缓睁开眼睛，眼眶有些发红，缓缓起身，身上的黏腻感证明着侵犯确实存在过。

没有解释、没有温存，只有一句冰冷的「不要迟到」。卢卡走出了奈布的房间。巨大的委屈和茫然瞬间涌了上来。

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
Fin.